

梁东元

著

red



红色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红色

red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梁东元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80170-874-8

I. ①红… II. ①梁… III. ①长、中、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6625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田雪鹰
责任校对 郭 雪
装帧设计 古 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152 66572264 66572154
市场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3.75 印张 插图 29 幅 133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目 录

凶手 / 1

中校那同志 / 63

对一次模特大赛的速写 / 73

红色 / 87

小说者，从小说起 / 214



凶手

01

黑暗中，那把刀子泛出幽幽的青光，又从他的眼中反射出来，使他看上去活像一只伺机出击的狼，凶残而富于耐心。

杨海伸出右手少了两个指节的食指，轻轻摸了摸刀刃。还行，够锋利的。随着手指在锋刃上微微发出的沙沙声，他心底涌上来一种难以名状的快意。他当然知道，猪肚的肚皮是很厚的，但这些日子里，他天天半夜三更爬起来，蹲在门外磨这把刀子，刀刃薄得已经不能再薄，现在就是宰一头驴都足够了，更何况那畜牲的肚皮。

猪肚是杨海嫂子吴婷婷那家公司的经理，叫朱力彪，人高马大，肥头肥脑，最突出的是那高高挺起的大肚子，公司底下的人背后都偷偷喊他猪肚。嫂子刚嫁过来时，和大哥杨江第一次干架，就是因为猪肚的缘故。杨海记得，先前嫂子只是公司一个普通的微机录入员，后来被猪肚看中做了秘书后，便经常在饭桌上提到猪肚。诸如朱经理如何能干，如何会玩，如何有钱有派什么的。说得多了，杨江的面上便渐渐露出了些不悦：

“喂，你能不能少说些猪啊狗的？别人不知道，他我还不清楚？我就是穷死饿死淹死撞死了，也不会朝这种东西尿一泡。一个小流氓，不就是骗了几个臭钱嘛！你动什么心……”

“动什么心？你说我动什么心？”吴婷婷恼了，把筷子啪地摔在桌上，“人家看在你是老同学的份上，给我调了工作，加了薪，哪儿对不起你了？我动哪

门子心了？”

“不动心就别老叨叨！烦！”

杨海不好吭气，只能闷头往嘴里塞饭，心里开始恨上了猪肚。幸好母亲被前岔胡同出嫁女儿的张妈请去帮忙了，没在家。

“就叨叨就叨叨就叨叨！哼，何止动心，我还跟他动身了呢。”吴婷婷气得泪花在好看的大眼睛里直打转。她站起身，拿上自己的坤包往外走去。临出门了，又转身叫道：

“照照你自己吧！嫁给你，我图什么图什么图什么？”

“图什么？”

杨江被刺痛了，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愣了半天，他才气急败坏地冲空荡荡的门口吼了一声：

“我他妈图个毬！……”

这话，杨海当时听着就隐隐觉着了一些不吉利。直到不久以后，人们将大哥的一包遗物捎回了家，在理智慢慢从悲伤中恢复过来之时，他才有些明白了。

人的生死原来都是有言在先的。

杨江是在海滩出事的。香港的报纸对这起意外溺死的事件作了大量报道，并猜测是大陆来的人出于不明原因而将其害死的。大哥的尸体早已葬身鱼腹，遗物中只有一件八成新的灰色西装，口袋里还装着一串家里的钥匙，再就是一把刀子。那串钥匙对杨江来讲，已经是永无归家的可能了。杨海后来总是穿着那套西装，尤其是几次去找猪肚时。凭直觉，他认为大哥的死肯定和猪肚有关系，为此，他要让猪肚明白，他大哥的死是要有人抵命的。西装套在他身上，显得有些空荡荡的，看上去使他透着些怪异。母亲和嫂子曾多次要他换下来，他都不予理睬。

现在，杨海握着大哥留下来的刀子，抬头望了望天空。星星很暗淡，与城市一片片辉煌的灯火形成了很大反差。这把刀子，说起来其实还是父亲的遗物，看上去也就是五寸来长的样子，比普通的水果刀稍长稍厚些。刀子是父亲在四川时找人打造的，当时父亲才三十多岁，正值文攻武卫时期，杨海那时还

没出世，只是在后来的书本和电影电视中有了些断断续续模模糊糊的了解。据父亲说，这把刀是上好的钢材，可在武斗中从未伤过人，倒是偷偷宰杀过老百姓的不少鸡狗什么的。“唉，胡闹！胡闹！”父亲那不住摇头的样子，令他又懂又不懂，也不知是指那个时代胡闹还是父亲自己胡闹。小的时候，杨海对家里的每个角落都十分感兴趣，经常在独自一人时爬上爬下，钻进钻出，翻找一些令他既陌生又新奇的杂物。有一次，他翻出了父母当年印制粗糙的结婚证，曾经偷偷拿出去向小伙伴们神秘兮兮地炫耀，后来，又不经意地叠了个小飞机放飞了。记得唯一一次因为翻寻东西挨父亲揍的事，是他无意间找到了几个小方盒，比火柴盒略大一些，里边装着好多透明的小玩意儿。他不知道那是大人们用的避孕套，但觉着像汽球一样挺好玩儿，便鼓着腮帮子全吹了起来。奇形怪状的那东西满屋子飘飞，把下班回来的父母吓了一跳。现在杨海一想起这事，父亲那张既吃惊又恼怒的脸便又从高高的地方向他俯逼下来，右手往上扬了老高——好像父亲并没有在四年前的那次脑溢血中死去。他想着不由得闭了闭眼……

“海儿，半夜三更咋还不睡呀？”

母亲在里间翻着身，嘶哑着声音叫他。

“就睡，就睡！”他回了一声，“我想乘会儿凉。”

母亲这些日子早已熟悉了他说话时的不耐烦，叹了口气：“不对劲了，这家人全不对劲了。这是赶着让我早点儿死啊！我的命咋这么苦哟……”

杨海静静听母亲时断时续地自言自语着，胸中那股怒火不由再次升腾起来。母亲这时当然还没察觉到他已经动了杀念，想到自己死后母亲那悲痛欲绝孤苦伶仃的情景，他直觉得脑袋一阵阵地发懵。但他现在这种活的耻辱已经远远超过了死的痛苦，他身后早已没有了退路。他想起了陈金，为他平时对自己的种种挤兑而表示了一种不屑一顾的宽大。当然，如果机会凑巧的话，顺手给他那喋喋不休的嘴巴来上一下，也是很惬意的。他想到猪肚那年轻漂亮而又常守空房的妻子林艳芳，虽然，他在闯进她房内并着手凶狠施暴之后，一时满足了些报复之心，但随后事态的发展却背离了他的初衷，致使他更加深了对猪肚的仇恨。说到女人，他当然不会不想到于小云，尤其是那次在公园西北角，他将她剥得一丝不挂并粗暴地占有了她的肉体之后，他一直处在一种既满足又内

疚的矛盾状态，——他本意上虽不想伤害她，连累她，却无法控制自己身体内的那种焦灼与渴念，舍不得把她的贞洁让给别的男人。……不过，现在最使他神往的，是他很快就要与猪肚交手的情景。想着猪肚那高挺的大肚子在刀子一进一出中翻出白花花血乎乎的脂肪，想着猪肚腿裆间那可耻的东西被齐根剝了下来，他不禁笑出了声。人常说事不过三，他第一次丢掉了半截指肚，第二次白白守了几天几夜却扑了空，这一次，一定要让这把刀子见红。

里间渐渐没了声息。杨海站起身，又静静等了一会儿。

远处，夜市嘈杂起伏的喧闹声传过来，混乱中的城市忽略了那些暗怀心事彻夜不眠的人。他把刀子很随便地揣进裤兜，悄无声息地走出来，很快便从曲里拐弯的胡同里消失了。

早些时候，晚报曾登过一条消息，说有关部门组织了一次市民经济状况调查，其中月收入不足三百元的居民约占百分之三十。杨海家的生活水平，应在这个比例之内。母亲原先在一家汽车配件厂上班，平时就多病，父亲死后，实在支撑不住了，便提前办了退休。另外，厂子也确实不景气，一年能发满两三个月的工资就算不错了。杨海上学时，功课比较偏，头一年高考差三十分，第二年想办法补了一年，不多不少，还是差三十分。后来，大哥让他再补再考：“咱们家祖坟上从没出过个秀才什么的，就指望你给咱那儿冒烟了。考！砸锅卖铁，我供你！……”说得豪情满怀，但杨海却是铁了心不再复读了。命中没有，是强求不来的，大哥虽说两口子都上班，但也过得紧巴巴的，他一个穷人家的子弟，早懂得生活是怎么回事了。先前还躲着那些考上各种院校春风满面的同学，后来慢慢也就感觉不到多少刺激了，只是天天注意翻看一些五花八门的书报，寻思着干一番什么事业。这期间，他零七八碎也曾打过几次工，到最后算，前后挣的两个钱还不够买辆单车。

那年入冬时，邻居老梁看他家孤儿寡母的十分艰难，便好心帮他找了个活，在一家私营的木器厂做小工。老梁是一位作家，写了不少小说，常有记者来采访他。杨海平时爱跟他说话，也很敬佩他，总觉得老梁说话办事想问题，都和别人有些不一样。有件事杨海印象挺深的，那还是在他没参加高考的时候，好像是杨江和吴婷婷刚刚举行过婚礼。有天晚上，他从学校上完辅导课回

来，碰见老梁在院子里来回溜达。平时，老梁总是昼伏夜出，像野兽似的，所以，虽是邻居，却难得见上一面。杨海看到老梁，觉得有些稀罕，便问道：

“作家，又想啥了？”

“凶手。”

“凶手？”

老梁看他大惑不解的样子，忽然笑了。

“对，凶手。我正在写这部小说。可真怪了，写到一个关键地方，总也写不下去。”

“谁是凶手？”

“是啊，我也在问呐。这凶手肯定是有的，因为人都死了，现场还在。但凶手是谁？谁是凶手？”老梁把脸凑上前来，使劲盯着他，似乎这个答案就写在杨海的额头上。“我把福尔摩斯、狄仁杰都请出来了，到现在还是没辙。”

杨海平常虽也爱读小说，但对那些小说是怎么写出来的，并无多大兴趣，便转了话题：

“写小说有意思吗？”

“那当然了。”老梁脸上全是一副帝王之气，“想让谁死就死，想让谁活就活，招之即来，挥之便去，这除了阎王爷，就是小说家啰！”

杨海被逗笑了。要是能跟老梁这样的人天天在一起，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杨海去了那家木器厂。可他干了不到三个月，就打道回府了。那老板是个瘦子，使唤起工人来却贼狠，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不说，连个节假日星期天也没有，工人看个病都要扣工钱。经常看谁不顺眼就把人开除了。这么残酷剥削，工人还有没有自己的权利了？杨海是知道国家制定过一部《劳动法》的，虽然自己没怎么看过，但肯定是不鼓励这类现象的。杨海有了些不满情绪，虽然尽量压抑着，在心里劝自己说，人家都能受得了，你为啥就不能受？可这日子是一天又一天，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慢慢往前磨蹭煎熬的，杨海还无法像那些被磨光棱角驯服得如同牛马一般的工友一样，只低头忍受，不泄露心思。干活时，杨海因为是生手，动作便总是显得有些迟缓，老板本来就嫌他老是有“想法”，平时便少不了挑他的毛病。

有一次，师傅让他下料，他从一堆木材中看着差不多就抽了几根。正好老板从这里走过，喊住了他：

“哎哎哎！干什么呢？”

“王师傅让我找几根木头下料。”

“下你妈个锤子！”老板对他横眉竖目地骂道，“也不看看，这木材另有用途，眼睛长那儿是出气的？”

“是王师傅让我到这找的嘛。你怎么骂人？”

老板冷笑了一声，眯缝着一双肿胀的小眼睛，走近前朝他瞅了半天，突然伸手啪地给了他一巴掌。

“骂人？骂错了，就该揍了！”

杨海一时给打懵了，捂着脸，竟愣愣怔怔地呆在那里。

“早就想教训教训你个猫崽子了。你不挺能的嘛，你不是常在背地里说我坏话嘛，”老板依然笑眯眯地，欣赏着他那红一阵白一阵的脸色。“是我请你来受剥削的？滚蛋！”

杨海从这一刻才似乎懂了，他根本就没地方去寻找自己的什么权利。挨了打，还不敢声张，怕别人笑话。这也是他步入社会这间大教室后，上到的最深刻最生动的一课。

离开木器厂，在屋里猫了一些日子后，杨海悟出了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要么老老实实当牛马，要么痛痛快快做主人。当牛马，他自然是不情愿的，可他又能做谁的主人？虽不能说房无一间，但地无一垄却是真的。想来想去，推翻了一个又一个设计，杨海最后决定摆个摊儿，倒腾些服装什么的，管它赔赚，好歹自个儿也当回老板。

接下来，最紧要的是先得弄一笔资金，然后跑街道跑工商要地盘办执照什么的，七拼八凑，靠三亲六故弄到两千块钱，没想到光办齐一应手续就花掉一半，这还是人家看他确实可怜才照顾的。剩下的钱，他先批了些童装，在他生日那天开了张。这是吴婷婷给他出的主意，说现在赚孩子的钱最容易。

“都是独生子女，几代人养一个宝贝，谁还舍不得出点儿血？”

杨海听嫂子眉飞色舞一副指点江山的样子，心里不得不承认，有时候，这

女人们的眼光还真是准。

摆开阵势卖了几天，他才知道，他现在所扮演的角色，说是小老板，倒不如说像是战争年代的游击队。他的摊位被安排在临街的一条胡同旮旯里，虽然顾客不少，但等他们穿过胡同上百家的摊位走到杨海这里时，即使钱袋不空，那两条腿也酸痛得差不多了。这时候，他们已经打不起精神听他巴结讨好的兜售了。摊位大都只有两米宽，胡同又很狭窄，出胡同往左一拐，就是立交桥，桥下是一片面积不小的空地，大家便都往那儿动了心思。也不知什么时候谁带了个头，众人争先恐后地悄悄把摊位挪到了那里，为争地盘，还不时发生些或动嘴或动手的战争。这当然属于“非法经营”，招来了些吃饱喝足没地方打嗝消食的人，在报纸电视上义愤填膺地说他们妨碍交通，影响市容。也惹得那帮穿制服的隔上三天五天赶来清剿。每当这种时候，只要谁喊一声“来了！”摊主们便按照“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战略思想，一个个手忙脚乱，收摊儿开溜，谁给抓住谁认倒霉。杨海因为货少，只被抓住过两回。那次，他和陈金都被罚了二百块钱，等定下心来后，他有些垂头丧气地说：

“挣得艰难，罚得容易，以后再也不来这鬼地方了。要给没收了执照，可就太不划算了！”

“喊！你别犯傻了。他们还巴不得你这样呢！”陈金很是瞧不上他的老实，“你要奉公守法，他们罚谁去？他们吃什么呀？”

他想了半天，有些恍然大悟地直点头。

于是，他便也坦然地随了大家，说来就来，该走就走。他到底还很年轻，甚至在这种藏猫猫似的游戏中，感觉到了一种莫大的乐趣。

与他相邻的，左边是于小云，右边是陈金。杨海的摊位原先是一位漂亮姑娘在操持，后来随男朋友去海南了，他因此才有空挤进来。他常听于小云酸溜溜地攻击陈金时不时对那姑娘的单相思。于小云属于那种算不上漂亮但却很耐看的女孩儿，瓜子儿脸，皮肤很白，有点儿低凹的鼻梁间隐隐现出些雀斑来。杨海一般不正视她的脸，只是爱趁她转过身时偷偷看她的背部。有时候，他在心里评价着，个儿还可以，不瘦，但也归不到胖那一类。嗯，用“丰满”这个词儿最合适。不过，要说他已经爱上了她，那可就太荒唐了。一方面于小云常和陈金合伙挤兑他，给他气受；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是杨海觉得她没文

化，和自己不配。杨海总觉得自己虽然也没什么文化，但潜意识中，一直是将自己归到与这二位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中去。自古英雄多磨难，刘备还卖过草鞋呢！他杨海迟早是要做一番大事业的。至于他右边的陈金，整个一莽汉，连四则运算都整不清，他心里是根本不当回事儿的。陈金长得五大三粗，满脸横肉，左臂上刺着一只老鹰，经常同一些黑道上的狐朋狗友往来。先前，杨海对陈金一直是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后来发生的几件事情，能使他直起腰来，是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的。

02

说起来，猪肚和杨江曾经是一对很要好的朋友。从小学到中学，两个人一直同班，因为都喜欢打架，脾气便有些相投。杨江学习稍好一些，经常帮猪肚做题，考试时偷偷递个纸条什么的。而猪肚也经常给杨江带一些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零吃碎喝，还和杨江一起偷着抽从家里摸来的烟，杨江就是从那时起学会抽烟的。猪肚高中只上了半年，便因为奸污邻居家小女孩而被劳教，因为他们平时比较要好，所以连带着杨江也受了人们好长日子的白眼。而杨江也确实在这时才从猪肚的招供材料中知道，他原先吃猪肚给他的东西，竟有一多半是那小子偷摸来的……世事无常，分手好多年之后，等杨江再见到猪肚时，猪肚却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经理了。杨江这时已在一家建筑公司当了十多年工人，蓝领一族，日子虽过得清贫，但人穷志不短，尤其在猪肚这样的暴发户面前，虽说小时候关系不错，他的自尊心反倒使他和猪肚的关系比旁人还生分了许多。

杨海当然对这些知道得一清二楚。大哥和嫂子发生过那场龃龉后，有好多天，两口子先是互相不理睬，后来又变得很客气，使他觉得非常别扭。尽管杨江和吴婷婷只是在每个周末才回家看看，但他凭直觉感到这二位哪儿又生出些不对劲了。

那天还是在饭桌上，母亲正在厨房做汤，杨海见大哥放下碗，慢慢腾腾地摸出支烟，有些讨好地问吴婷婷：

“你们公司最近生意又火起来了？奖金都比我工资高好多。……猪肚这家

伙，还真有一手。”

杨海对大哥主动提起猪肚感到很奇怪，同时又为大哥那副神情害臊，便低了头自顾自地往嘴里扒拉。

吴婷婷只是在嘴里含含糊糊地支吾了一声，没说话。

杨江开了头，便来了兴致。他把杨海刚倒上的一大杯啤酒喝了下去，又向妻子问了个连杨海都觉得十分愚蠢的问题：

“听说你们的奖金分了好几个档次，你这么没日没夜的，他起码该给你个中上档吧？”

“何止这个！你不知道他偏待我？”吴婷婷气得脖子都红了，也不顾忌杨海就在跟前，“我知道你心里头的鬼！不放心，把我拴你腰里好了……”

“得了，瞧你这人，哪儿对哪儿呀！”

杨江讨了个没趣，紧忙着找台阶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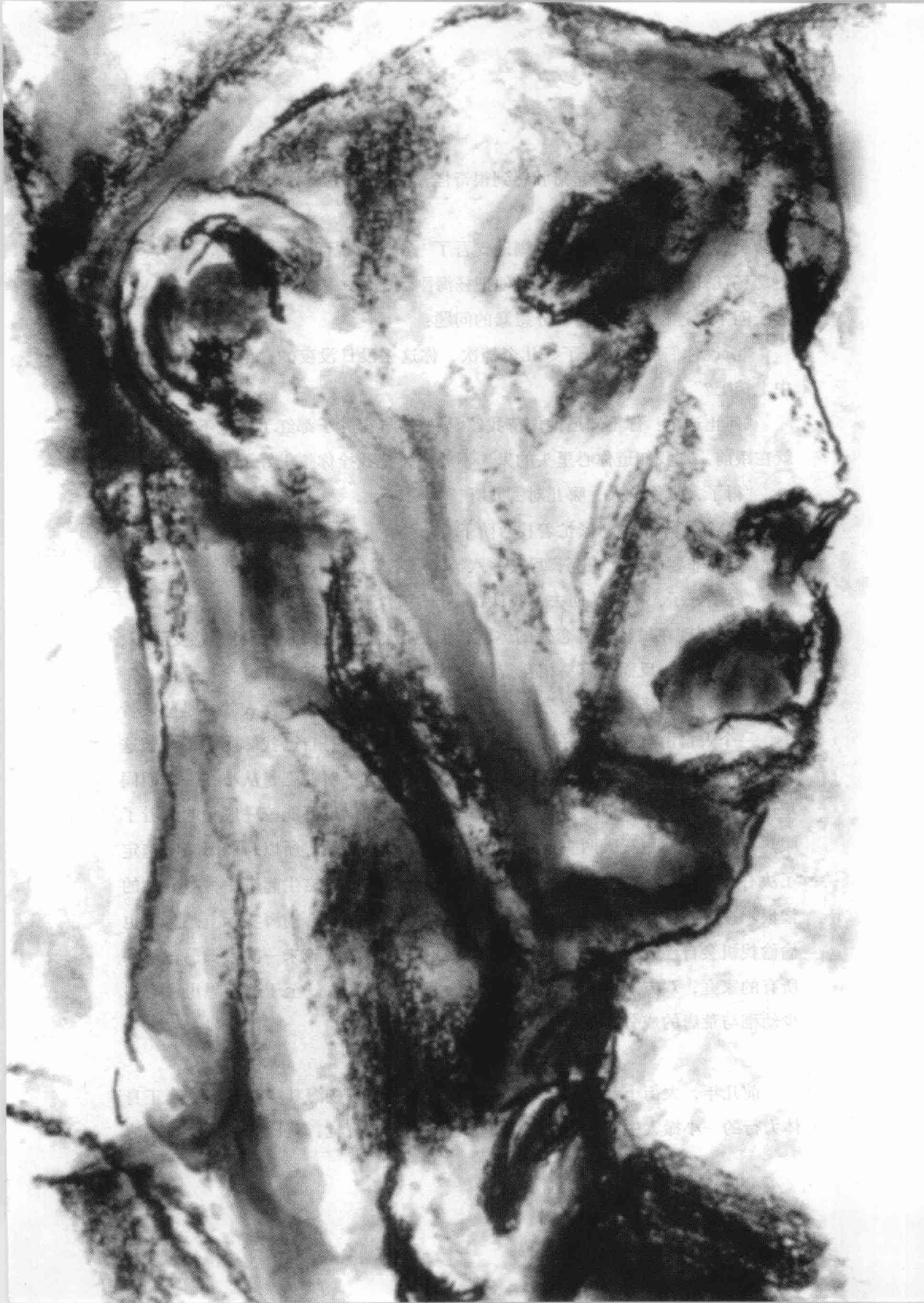
“是你非要胡思乱想啊，尽整些八竿子够不着的东西。”

“好了好了，待会儿回去，我认罚，行了吧？”

杨海到现在虽还没有恋爱的体验，但他已经从大哥和嫂子身上感受到了，夫妻感情越深，反而越容易相互猜疑。书上说，爱越深越信任，全是鬼话。

人可真是些怪物，非要分出个公母雌雄干嘛？这男人和女人就更是些贱骨头，一个人自由自在不好好活着，非得结什么婚，真是自己找罪受。杨海长这么大，还没听说有谁谁家无战事的。就说眼前这一对儿吧，从小在一个胡同里泡大，好得一个人似的。恋爱，结婚，两个人黏糊得万能胶一般，叫人看了眼热，现在竟然也三天两头地闹，让旁人看了又都心烦。所以，杨海暗暗抱定了决心，一辈子不结婚。与此同时，他也就在这时开始滋生起来一种对异性的憎恨。按说到他这个年龄，早该有那种对异性的欲望了，杨海实际上憋急了也偷偷找机会自己安抚一下，但他幻想的是这个世界上应该来一次大扫荡，解除所有的家庭，双方来情欲了，就睡一觉，完了各自走人。至于这幻想里边有多少幼稚与荒唐的成分，他还没来得及想，也不愿多想。

前几年，大街小巷响彻“跟着感觉走”的歌声，杨海其实就属于这真正身体力行的一小撮人中间的一个。他非常迷信自己的直觉，就比如他可能搞不清



三加二是不是等于五，却不假思索地能回答三加二为什么不等于五这样的问题。小的时候，家里有什么东西找不着了，几乎每次都是他鬼使神差指出来的。大约是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有天半夜，他从梦中突然醒了，看着被他的叫声惊吓起来的父母，心急火燎地说：

“袁大爷死了！”

“深更半夜，说什么胡话！”父亲生气地骂他。

他有些委屈，低声分辩道：

“就是嘛，不信你去看……”

“再不老实睡觉，看老子揍你！”

父亲没心思理会他，伸手拉了灯，又倒下睡了。

杨海听着父亲惊天动地的鼾声，睡意全没了。好不容易等到天亮，果然有居委会的人来喊父亲，要他去帮着装殓死人。

袁大爷七十多岁，因排行第三，人称袁老三，又因他摆摊算命，大人们为方便起见，多呼他袁算。袁算在刚解放时，曾娶了一位国民党军官丢下的姨太太做老婆，那红颜薄命秀色可餐的娇小女人，还没来得及给他生个一儿半女，就被挂破鞋游大街东批西斗吓得一病不起，不到两年便呜呼归西了。袁算从此再没结婚，光棍一人度日。斗转星移，这些年求神问卦的事又风光起来，无论是穷光蛋还是暴发户，不管是党政要员还是平头百姓，都爱问问自己的前程，看看自己的祸福。不管怎么讲，在这个谁也主宰不了自己命运的年月，说不定你会一低头捡到天上掉下来的夹肉馅饼，也没准会大瞪着眼小心翼翼却突然双脚踩空落入十八层地狱。杨海没事儿爱蹲在袁算摊前，看老先生给人掐算，更爱看那各色人等丰富多彩的嘴脸。时间长了，袁算便也对他很是喜爱，说他慧根好，有悟性，想度他成仙得道。杨海一开始还觉得挺好玩儿，听袁算讲什么伏羲八卦文王演周易天地乾坤之类的，听多了又觉得天旋地转，头昏脑涨，便自动一边玩儿去了。不过，杨海虽最终没入未测先知的大门，但隔了好多年之后，他仍记得老先生给自己占的那一卦：

“孩子呀，你小小年纪，面上却有一股邪气。恐怕将来有凶杀之祸牢狱之灾呀！”

杨海不懂。袁算深叹一口气，抖索着一双瘦骨伶仃的手掐算了半天，为他

指点迷津，“万恶皆由财色生，财色误人死方休。你命中缺钱，要想破灾，只有靠女色相冲了。”

“啥？”杨海如听天书，歪着脑袋想了半天，不知道袁算在念叨些什么。

“唉，你还小啊孩子！长大了，你就懂了……”

杨海现在还能想起袁算当时说话的样子。可他至今仍不相信推算，只相信直觉。比如他就相信吴婷婷心里只有大哥，而不像大哥猜疑的那样，和猪肚有什么私情。但与此同时，杨海又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忧虑，许多时候，本来没事，但你硬要动不动往那方面想，结果往往会不幸言中。

无中生有，不是一点儿道理都没有的。

那段时间，日子过得很平静，杨江和吴婷婷也渐渐恢复了常态，大家彼此都相安无事。可越是这样，杨海对这种平静反倒有些莫名其妙的不安。他感到这就像一场大风暴来临之前那样，树不摇，草不动，暗中却处处预示着，迟早要出点什么事。如果这时他就能预见到不久后大哥的死，预见到随后他的动刀杀人，他也许会想出点什么办法，来阻止改变这一系列事态的发展。可惜他神通不够，既不能未卜先知，更无法任意让生活受他的摆弄，相反，他只能被命运这股洪流裹挟着，翻滚，碰撞，充其量不过做些无谓的挣扎罢了。

杨海新进了一批儿童系列装，一共有一百套。头天摆出来，就特别好销，虽然每套七十来元，看上去稍贵了些，但由于衣服的花色新颖，样式别致，还是非常受那些小皇帝们的娘老子喜爱，就像其中一位顾客讲的，三十亩地一棵苗，祖国花朵谁不娇？一咬牙，一跺脚，刀山火海都得跳……杨海一边跟着笑，一边在心里打得意算盘：一套少说赚二十，十套二百，一百套就是两千，看情势，三五天就可以全部出手，势头不错。他悄悄拿定主意，不学陈金和于小云那样，杂七杂八，逮着什么卖什么，他就是要像吴婷婷说的那样，搞清一色，专卖童装，虽比不过那些大商店，但他靠周转快，服务好，价格便宜，也照样能赚。

杨海光顾高兴了，却没想到，他的红火，把旁边的陈金给惹恼了。第三天早上，他正张罗着准备开张，陈金晃悠过来，伸手递过一支烟：

“来，小子！抽一颗吧。”

他有些受宠若惊，几乎来不及反应就忙着把烟接过来。要知道，自打他来这以后，陈金给他的不是白眼就是眼白，经常冷嘲热骂，今天也没烧什么香，怎么他竟给了这么一副抬举人的脸色。杨海当下竟忘了道声谢，给陈金打火点着烟后，手脚没处放地顺手往架子上挂衣服。

“忙乎什么呀！赶着今天就着急成了大款，明天干吗？进棺材啊！”

陈金用一双大手把肌肉发达的胸脯搓得发红，然后将搓下来的脏泥团甩得到处都是。

杨海只好又住了手，嘿嘿笑了一声。

“你以为大家都像你，财迷心窍了？你那样子，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人家可是急着娶媳妇养儿女的啦！”

于小云在一旁插了话，一边和陈金挤眼睛。

“娶什么鸡巴媳妇！有你，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陈金不客气地损了于小云一句，又转头对他说，“我说的对吧小子？”

杨海不好随便表态，只好又咧咧嘴。

陈金指着他架上的那种童装问：“卖多少了？”

“快一半了吧。”

陈金似乎没在听他的话，只是斜着眼朝他望过来。他突然有些警觉，不知道这家伙肚子里又存上什么坏水了。杨海想起上一次陈金硬拽自己去吃肯德基，说是他请客。可吃完结账时，他装模作样地在几个口袋里摸了半天，说忘带钱了，要杨海先垫上。杨海已经习惯了，每次只要见陈金一斜眼，他就得赶紧在心里找对策。

“嗯，你小子还行。我说咱们一起混这么长日子了，觉着怎么样啊？”

杨海起初对陈金一口一个小子小子的很反感，时间长了，竟也慢慢听顺耳了。管他怎么叫呢，就当老子听好了。现在听陈金这么一问，他一时不知什么意思，便小心回答道：“那还用说！这不，全仗大哥多给点儿照顾啦！”

“……全仗大哥多给点儿照顾啦！”于小云阴阳怪气地一边学他，一边嘻嘻哈哈地笑着。

“我揍你个丫的！”陈金冲于小云挥挥拳头，吓她。接着又转身对他说：“我看你小子倒挺乖的。这么说吧，哥们儿现在还没到货，先借你这一半卖卖